



白舞鞋

□ 何铜陵

妈妈买了双舞鞋，白色的，像小船儿，它载着老人家的微笑旋转……妈妈因操劳过度，身体浮肿，笨拙地扭腰摆手，倒有些像南极的大企鹅。

我在眼里，闷闷不乐，心口堵得慌，因为我特别忌讳白色，以为那是不吉祥的色彩……

爸爸是个老党员，在地质勘探队劳碌了一辈子，如今重病缠身，常年跟医院打交道，闯过了冬天危险期，便回家休养，靠氧气帮助呼吸，有时浓痰卡在喉咙里，呼噜呼噜直响儿，脸庞憋得青紫，又没有吸痰机，妈妈便采取临时抢救措施，俯在爸爸脸上，嘴对嘴儿进行人工吸痰，吸完后，妈妈喘口气，悄声地问：“老头子，舒服了些么？”我爸爸合着眼睛不敢睁开，里面分明窝着热泪啊！妈妈没

上过一天学堂，竟无师自通，成了一个会打针、配药、换氧气的家庭“护士”。妈妈无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是爸爸生命旅程上一轮永恒的明月！

常常是夜半时分，妈妈被阵咳咳嗽声惊醒，便披衣下床给爸爸接尿倒尿、熬汤喂药，有时不小心胃受了凉，疼痛难忍，便叫醒隔壁的我，让我端一杯酒给她，权当胃药喝下去，以此缓解疼痛。我因要上班，照料父亲的时间不是很多，心里便很内疚，常买些营养品送给父母，可妈妈总也舍不得吃，全给了爸爸滋补。她曾对我提过几回，说你如果心疼妈妈，出外顺便捎一双舞鞋回来吧。我知道妈妈的心思，她想以此锻炼身体，好保持充沛的体力来照顾我爸。

妈妈曾告诉过我，她从小就喜欢跳舞，

年轻时扭着秧歌迎接共和国的诞生，然后便是疯狂地跳忠字舞，如今又赶新潮，每天硬是挤出点滴时间，跳跳广场舞，仿佛越活越年轻，把愁苦和辛劳统统踩在脚下……有次，她穿着塑料底布鞋跳舞，正兴致勃勃地扭腰摆胯时，却倏乎滑倒在地，舞伴们忙上前搀扶她，她却嘿嘿笑着，双手仍然有介事地摆着舞姿，逗得大伙儿直乐。我知道，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她可不愿让尴尬、沮丧的表情流露出来……妈妈的确实需要一双轻盈舒适的舞鞋了。可是，我总也碰不到黑舞鞋或红舞鞋什么的，因为白色的东西对我的神经有着莫大的刺激！

曾经，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我就是穿着缀有白布的鞋赶回老家奔丧的。后来，更大的痛苦猝不及防地降临了，我

的小弟，就是穿着我给他新买的白跑鞋，准备去学校参加春季运动会，还没来得及踏上青春的起跑线，便被酒鬼驾驶的汽车撞死了。

春天到了，街道居委会举办老年广场舞比赛，我妈跃跃欲试，她安顿好爸爸，夹着白舞鞋，正欲出门，被我伸手拦住。我说，妈，求求你，甬穿白舞鞋行吗？妈妈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言语什么，轻轻地放下舞鞋，眼圈红红的，一扭头就走了。我愣在那里，忽然感到心往下沉，听着爸爸在里屋艰难的唤我，忙走过去，帮他捶着肩背。爸爸气喘吁吁地说：“你小子年纪轻轻的，到比老年人还迷信……你看你妈培育的白牡丹，开的多么圣洁，看在眼里就欢喜，我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儿啊，你忘了咱家的家风哪，孝就是顺啊……快去，把舞鞋给你妈妈送去，否则我就要扯掉输氧管了……”我忙劝爸爸别动，噙着泪点头答应。

来到不远处的露天舞场，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一步步走向妈妈，倏地跪在她的腿前，扳起她的脚，一只一只给她换上白舞鞋，然后仰起脸，轻声地说：“妈，你安心操练吧，今天由我服侍爸爸……”

春天，回故乡播种

怎样才能完成
贴紧热身子的那种靠近
怎样才能完成
那种对土地的真实承诺

在名叫故乡的那片土地上
在春天的乡间
惟一只能看见，那些还没来得及
定义的情节，小鸟一样
在没有主张的田间地角栖落

亲近故乡，亲近农业
我弯腰播种的姿势，已经
不再优美，那些曾经歌颂千年的
诗篇，已经不再优美

而离家外出的兄弟们
依旧思乡在同一个夜晚
伸出去的双手，既然没有
握住什么，也就忘记了收回

春天，回故乡播种
当我再次把手伸进生疏的
农事，却信感泥土
还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 （孙功俊）

桃花朵朵

关不住了
东风渐暖
唐诗宋词看护的桃林
纷纷探出粉嘟嘟的小脸
一身细软
略施淡妆
就打开了春天的扉页
我身披霞光
吃着花香
在一群芳菲里寻找自身
你说，不必
我就是最可人的那一朵
在你记忆斜长的枝条上
经年盛放
只需清浅一笑
就能倾覆你的山河 （褚文欣）

驿站

那年初春，母亲领着幼小的我回乡探亲，我们在一个小站中转。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子夜，那是一个月冷星稀的老车站。候车室中央，燃着一只低温的火炉。凄清的木椅，很少有旅客顾盼。蜷在母亲怀抱，拥着她的蓝布衣衫，怕夜的我做了半宿暖梦。梦见我与母亲相偎在仲夏海岸，我们目送航船出海……朝霞是军舰的飘带；红日，是巨轮的王冠。海潮，把母亲的衣衫吻得水汽汪汪的蓝；阳光如暖雨在我俩皮肤上漫卷。天空晶亮、湛蓝，白云与霞光交相浸染。雪浪宛如含苞的白玉兰，在大海的花坛初绽……我在晨光熹熹的车厢里醒来，我在母亲酸酸的臂弯内醒来，我在她彻夜未眠的凝眸中醒来。那会儿，列车驶过又一个新站。（贾文华）

试房记

父亲
常在我耳边唠叨：
人老了，没啥
都不能没有房子

某天，阳光真好
我带他去新修好的墓
他在旁边，躺了一会儿

轻轻说：这房子
很配—— （王景云）

我看到了一双青筋暴跳的手

一看就知道
那是一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
操练过的手
据说，这样的手，由于活苦
出力多，常年累月
青筋就显出来
就像显露出的生活
贫寒、疾苦
也是它成形的一个面

此刻，他趴在桌子上试图用睡眠打发掉身体的疲惫
却显得那样忧伤和无助 （万有文）

寻常欢喜

□ 李 泳

庸常生活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寻常欢喜，或曰小欢喜。

书里有小欢喜。譬如，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小英子见了苦命的妞儿欢喜，见了惠安馆里的女疯子也欢喜。那是天真善良的小欢喜。在萧红的《呼兰河传》里，祖父一边“骗”孩子往天空看，一边趁机取下那孩子头上的帽子，放在长衫下边或袖口里头，“忽悠”孩子说“家雀叨走了你的帽啦”，每当祖父这样做一次的时候，祖父和孩子们都差点儿笑晕。这是简单纯粹的小欢喜。在鲁迅的《故乡》里，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故事主人公闰土，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奋力刺去，那狼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是乡间野趣的小欢喜。

人心自然也有小欢喜。徐志摩写信给林徽因说：“我牵记着你家矮墙上的艳阳。”我暗忖，不喜张扬，遇事不动声色的林徽因，彼时在读信时或许也会有小欢喜吧。还有那位因写乡土小

老家那些树

□ 黑 茶

老家是干旱少雨的山区，所以人们特别稀罕绿色，稀罕树木。田间地埂，沟渠涧畔，道旁路边，村里庄外，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有树木。抬眼可见的大多是榆杨柳槐。这些树木生命力顽强，耐旱易活，一旦扎了根，就拼命生长，无需要过多照顾。

春天，吐出新芽，满眼生机；夏天，蓊郁苍翠，一地婆娑；秋天，赤橙黄绿，浓妆淡抹；冬天，铜枝铁干，迎风斗雪。

初春时节，树木需要修剪。人们把从树上砍下的枝条栽进湿润一点的土里，浇一点水。然后随它自生自灭。运气好的话，碰上一场雨，十之七八都会成活；运气不好，几个月不下雨，自然都干掉了，变成柴禾。这个不怕，来年还可以再种。孩子们开了学，首先要做的不是读书识字，而是种树。高年级的同学挖树坑，栽树，浇水；低年级的同学们挖不动树坑，就负责栽树浇水。这些树苗还被大家承包管护，管护的树木多少根据年龄大小不等，一直到树木成活。

农家庭院里，果木是人们的首选。桃树，梨树，枣树很受欢迎；苹果树，花椒树也不错。春天里，一树桃红如火，两枝梨白似雪，云蒸霞蔚，花香氤氲。农忙回来的人们，将饭桌摆在树下，挖几棵翠绿浓烈的羊角葱，凉拌一盘先苦后甘的蒲公英。洗脸的小猫，卧卧的小狗，叮当的碗筷声，就着斑驳的树影，氤氲的花香，是农家小院春天的记忆。

夏夜，饭罢的人们坐在门口的树下，饭碗放在一边，三皇五帝，鬼狐仙怪地海聊神侃。月影里，孩子们在巷道里疯跑，尖叫。树影婆娑，清风习习，蛙鸣阵阵，村庄，栖息在梦里。

一场绵绵的秋雨后，阴云退去，天空变得干净，高远。几番秋露寒霜，秋草渐黄。村庄，田野里的树木渐次变色，红橙



黄绿，浓淡相宜，浅深参差。庭院里，枝头的苹果鲜红，梨儿渐黄。人们不舍得摘，似乎能看见果树叶一天天变小，乃至稀疏；而果儿们一天天变大，几至压弯枝头。

八月十五夜，月亮升上了东边的山头。院子里洒了水，人们摆上自家精心蒸制的月饼、小米糕，从枝头采摘洗净的果品，刚出锅的喷香的鸡肉，还有从市场购置的其他瓜果吃食。焚香祈福，望月许愿。孩子们的眼睛，盯着盘中的美食，嘴巴里，吞咽着洩洩渗出的口水。只等大人们一声，吃吧，农家小院里的盛宴开始了。月饼香，米糕糯，果肉脆甜。这可是一年中最富足，最甜蜜，最有滋味的日子啊！树木们静静地，仿佛也在品尝人间的烟火看饌。

冬日的老家，苍凉干涸，山寒水瘦。人们从地里捡来修剪树木时砍下晒干的树枝，用斧头削得长短一致，靠墙码得整整齐齐，烧火做饭取暖，大都靠它。冬日白天短，夜晚长，寒意渐浓。树木如沉默寡言的男人，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用自己的身躯护着村庄，护着屋舍。任凭西北风呜呜咆哮，任凭冰刀霜剑步步紧逼，他默不作声，冷峻坚毅果敢地抵抗，护着村庄，陪着人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冬夜。

唐代诗人于鹄有诗《种树》云：

一树新栽益四邻，
野夫如到旧山春。
树成多是人先老，
垂白看他攀树人。

长大后，渐渐明白，老家的人们为什么那么稀罕绿色，稀罕树木了。

闭门即是深山

□ 王太生



明代《小窗幽记》里有句话说得颇有趣味：“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春日雨天可闭门闲读，四周一尘不染，按照古人的说法，似在进入深山，此时空气澄明，鸟鸣清脆，天地俱静，无人打扰。

一个人的春山，有烟岚雾霭气，还有许多植物。那些植物，长在诗经里，挂在唐诗宋词中，攀爬在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深山里的植物，我大多不认识。在皖南山中，有一种叫覆盆子的植物，若不是伸手去触碰那一圈用茅草做的鸟窝，手被藤刺划破，还不知道草丛里有这样的植物。覆盆子的果子真红，红得鲜艳，在浓绿丛中显得好看。闭门闲读就是逍遥在一个人的山水，其间，有江山万里。

读宋画，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青绿色调中，有湖上的渔船，结队进山的村民，山下缓缓行走的马队，苍松掩映的瀑布……画面上江水浩荡，浩渺天际，应是南方水色；而群山起伏，略少平原，危峰高耸，岩断崖，却是北方风景，亭台水榭，寺观庄院，舟楫亭桥，村落水碾等，是那么的繁复而又融洽。

山中有高士。我在在云深不知处的一棵如盖大树下和一块大石头上，与他们邂逅。

一位是唐庚。他的《醉眠》诗吟：“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笔已

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老唐感慨，山中寂静好像太古一般；日子清闲得令人觉得漫长，过一天就好像度过了一年。暮春依然还有些花朵开放，使我还可以在醉酒时赏花；鸟儿婉转的啼鸣，并不妨碍我安眠。尝尽了人世滋味后，我掩上了门扉，这时节躺在竹席上非常适宜方便。他经常在梦中想出优美的诗句，可当拿起笔时，一拍脑袋，却又忘了，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

静心读书，为何说是如入深山？我在诗中找到答案。

春夏初的日子，诗人在山林环抱的居所中独酌，空山幽静，不闻人声，宛如置身于冥冥的太古时代；时间仿佛静止、凝固了，不再流动。这里的一切，让人恍惚有隔世之感。既无尘世的喧嚣和纷扰，也无名利的追逐和与日俱生的忧患，一切都显得悠然怡然——这些，都是在读书时，头脑和内心所产生的奇妙幻觉，看得见青山，听得到鸟鸣，人在其间，喜忧皆忘，身心轻盈，神态怡然。

一位是罗大经。他在《山静日长》里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

罗罗把家安在深山中，春夏初季节，苍翠的苔藓生满台阶，落下的花瓣铺满小路，没有人来敲门打扰，惟有松树的影子斑驳不齐，地面和空中不时传来鸟儿的啼鸣。中午刚刚睡足，便打点山泉水，捡几根松树枝，煮苦茶喝它。兴致所至，读几篇《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

书》以及陶渊明、杜甫的诗、韩愈、苏轼的文章。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在山路上，摩挲松树竹子，像摸小鹿一样，躺在茂盛的草地里休息。

春日雨天闲读，与雪天不同。雪天本就大雪封门，反正哪儿也不得去，不如关上门，围炉而读。雨天闲读，气候不冷也不热，不像冬天那样缩手缩脚，可坐读、卧读、窗口读、檐下读，是那种所谓的情景式阅读。

除了雨天和雪天，夜晚的闲读，也是一个人闭门，远离尘嚣，移步深山。

深山多幽谷，让人心静。此时，看看写写，随手翻书，信笔涂鸦，是怡情，亦是享受，一如坐在农家山坞品新茶。

当然，春日闲读，如沿着一条溪流反向入山，越往春山深处走，能够发现山里有众多寻常、无名、被掩埋的景致。此时，阅读的快乐，是翻开尘封的历史尘烟，让人感慨、叹喟、怀想、拍案和惊奇。人在山中，奇石清溪，廊桥修竹，风俗人情召唤你，而当走进它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存在的人和事，都已走远，只定格为面前的一种痕迹，一抹印记，淡如一缕轻烟。

闲读之旅，是在入春山，看山、读山、品山，游山玩水。手捧一卷书，一脚跨进深山，山中有民宿和美食，以及一翼翘角风雨亭，让人心变不急不躁，澄明安静。

闭门就是遁入深山。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山中有青草的气息，天籁的声音，一片湖在微微呼吸。